

家有“四友”常相伴

我家窗台宽大明亮,往日空荡荡的,后因室内空气质量欠佳,便养了月季、文竹、发财树与绿萝,转眼四个春秋,它们不仅改善家中空气质量,而且成为我休戚与共的老友。

它们虽静默无言,却以常青枝叶、次第繁花填满平淡日子的缝隙,让我拾得岁月里的欢喜与通透。

与四友相守的日子,像是培育知己,懂得悉心照料它们。月季向阳热烈,杨万里“只道花无十日红,此花无日不春风”便是它。文竹清雅如君子,忌晒喜润,散光明亮、盆土微润便枝蔓垂翠,一眼望去,浮躁心绪尽数沉淀。发财树沉稳耐阴怕涝,少浇水多通风便稳稳扎根,厚重绿意给生活稳稳地治愈。绿萝坚

韧不拔,既有李白“绿萝纷葳蕤,缭绕松柏枝”的生机,亦有“懒共群芳斗艳妆”的淡然,我最爱之。它细拂尘、薄施肥,藤蔓蔓延间承载着全家的希望和我的追求。

初养时,我不了解它们的习性,以致每次养护时手忙脚乱,反复施肥浇水打药,不但没有理想效果,反倒让它们不断枯萎甚至死亡,心里又悔又疼,后来在不断试错中逐渐了解它们的“脾气”,方懂成功无捷径,静心守候才是真谛。

再后来轻剪月季枯枝、细调文竹湿度、少扰发财树、巧理绿萝藤蔓,读懂土白缺水、叶黄示忧的默契,成了专属小技能,侍弄四友是独处的修行。

如今晨起浇水修枝已成习



文竹与发财树为家里增添不少生气。

惯,看绿意盎然便满心欢喜。家有四友常相伴,懂顺应、知静待,这份温柔馈赠,便是寻常日子里

最珍贵的礼物,岁岁安然乐陶陶。

作者:王治强(47岁)

汉阳区建桥街道青石社区



月季凌寒开。

梅花素有“三九严寒何所惧”的美誉,殊不知隆冬时节,月季亦傲然绽放。

近日阳光格外温暖,慷慨地洒在客厅的月季上,衬得花色愈发明艳。粉的似霞,晕着胭脂般的莹润;红的如火,燃着驱散萧瑟的炽热;白的胜雪,泛着冰晶般的珠光。层层花瓣紧紧相拥,不见蔫软,唯有倔强的饱满,似将一秋积蓄的力量,尽数释放在寒冬里。

花枝不算粗壮却挺拔

三九严寒月季开

坚韧,深褐枝干带着细小尖刺,翠绿叶片锯齿分明,在枯黄草木间透着蓬勃生机。微风拂过,花枝轻摇,花瓣却不轻易飘落,只微微颤动,似与寒风低语诉说心事。

室外花坛、公园小径,月季无人问津却开得热烈。晨霜缀于花瓣,遇阳化作水珠滑落,添了几分娇俏。室内窗台、案头亦有其身影,窗滤暖阳与暖黄灯光相融,古朴瓷盆衬得花色温润。每次给

它浇水,指尖沾香;伏案间隙抬眼,满目鲜活,连寒风都渐趋柔和,花影投在书页上,墨香与花香缠绕成寒冬治愈的小欢喜。

“花无百日红”,月季偏要在万物休眠时打破常规。它不求争艳,只以严寒中的坚守,诠释生命的韧性。这份不畏凛冽的勇气,也给我平凡的陋室平添了多少不平凡的光彩。

作者:黄琼(43岁)

东西湖区常青花园六社区

梅:寒枝上的风骨诗

岁暮天寒,月湖公园的草木褪去葱茏,唯有蜡梅园旁的梅花,在料峭寒风中绽放。霜雪落于虬曲枝丫,粉白、嫣红的花苞迎着寒意舒展,为江城寒冬晕开一抹亮色。

梅花的美,藏在坚韧里的清雅。它弃春争艳,独在深冬绽露生机:初绽花苞如裹绒的玉珠,娇憨动人;盛放的单瓣梅简约利落,五片花瓣绕着金黄花蕊,藏着“疏影横斜水清浅”的意境;重瓣梅则雍容层叠,花瓣如绣却不俗艳。其枝干遒劲曲折,深褐表皮布满沟壑,似饱经风霜的长者,托着繁花绘就“老干新花”的水墨意趣。

武汉的寒冬风冷霜重,却更衬梅花的风骨。它耐寒性极强,在零下七八度的露天环境中依旧盛放。月湖的梅林光照足、通风好,恰好契合其“喜光耐旱”的习性。湖面寒风掠过,梅花开得愈发繁盛,霜花覆于瓣上,添了冷冽诗意。

梅花早已超越花卉本身,成了精神的象征。它位列“岁寒三友”与“四君子”,代表着坚韧高洁。这份特质,恰与江城人温润而坚韧的性格相合:晨练老人绕梅园散步,孩童踮脚触摸带霜的花瓣,文艺爱好者在梅树下写生,梅花就这样融入江城人的冬日生活,成了寒冬里的温暖慰藉。



隆冬梅花开。

三九寒冬,月湖波光映着梅园繁花,花瓣在阳光下格外夺目。梅花不似木芙蓉多变、山茶花绵长,却以凛冽清雅,在寒冬坚守执着。它在霜雪中绽放的模样,早已刻进江城记忆——那

是寒枝上的风骨,是武汉冬日最动人的诗意。

作者:朱旺国(68岁)

汉阳区琴断口街道七里一村社区

本版特约主理人:朱旺国